

外頭下著雪，而夏佐抱著兩個天然暖爐——京和庵——還在埋頭大睡。

時間是下午兩點半。

原因無他，不過是他一回到家就失心瘋地通宵把這半年沒玩到的遊戲一口氣玩個夠直到連麥羅都受不了決定把他拖上床睡覺。

過了一分鐘後，緊閉的門板傳來拍打聲，真真切切地拍到夏佐耳朵裡頭去，睡的正舒服的他想都沒想就把棉被拉蓋過頭進入新一輪賴床。

但門外的人不打算放過他，又用力拍了一兩分鐘，最後——

「夏佐·佩帖爾，你不再滾出來我就要下樓把你的遊戲紀錄全部刪掉！」

這睽違多月的聲音讓夏佐立刻掀開棉被跳起來，不但被吵醒床鋪還跑掉的兩隻貓不高興地喵喵抗議著，但他們的小主人沒功夫管那個：「噢不不不不不天啊別！我不知道是你！我還以為是麥羅呢！」

他一個箭步衝向房門打開，給門外的少年一個超用力的熊抱：「抱歉，梧桐，哥們，我真的不是故意無視你的！」

比他高出一些的深色頭髮少年露齒而笑，勾住好友的肩膀：「最好是這樣，你要道歉的可多著咧！現在滾回去換掉你的睡衣，我們去溜冰！」

「沒問題！」夏佐立刻又竄回房間，還不忘問了聲：「柳樹沒來吧？」

「沒。」梧桐說完便聽見夏佐的歡呼，他立刻補上一句：「她跟朋友去挑你的聖誕禮物了。」

「你可以不用告訴我啊，真的。」

「喔，這是兄弟的道義。」

「去你的！」夏佐笑罵。

少年們提著各自的冰刀鞋衝下樓時，夏佐注意到還有一個同樣是深色頭髮的男孩趴在他家的沙發上看書，剛才負氣離開房間的庵這時趴在男孩背上睡回籠覺。

見到摯友心情正好的夏佐蹦跳過去，摟住男孩的肩膀狠狠吻了下他微鬆的豐沛黑髮：「真高興見到你，杜松！」

「我也是。」名叫杜松的男孩反應冷淡地說，夏佐老是覺得他就像冬天，但不要緊，梧桐的弟弟就是他弟弟。

「希望你見到柳樹也能有這樣的反應。」

「我不保證。嘿，你要一起來嗎？別老是宅在家！」

「不了，我想看完這本書。」

「放過他吧夏佐，他感冒剛好。」梧桐覺得他表弟估計要不耐煩了，便去扯夏佐的手臂：「溜冰回來我們再一起玩恐怖遊戲！行吧杜松？」

「好。」

「那我們走嘍！」

「走囉囉囉——」

他們跟附近同樣放寒假的學生打了一場汗暢淋漓的即興冰上曲棍球，比賽結束後梧桐拽著夏佐坐在場邊喝可樂。

「所以你到底是跑去蘇格蘭讀什麼鬼寄宿學校啊？不是說好要進我們學校嗎？」直到這時，梧桐才不高興地指責這個在足球隊認識、跟他很合得來的學弟。夏佐小學畢業時本來是要進梧桐就讀的完全中學，沒想到被霍格華茲中途攔截了。

「呃……就是寄宿學校啊，有點像是因為特殊才藝被推薦進去的，不去念很可惜嘛。」啊，這是最痛苦的部份了。夏佐想著。

可以的話，他不想對梧桐有任何隱瞞。教他踢球和跳舞的梧桐雖然不是他的親兄弟，但他們甚至比真正的兄弟還要好——他這時倒寧願自己跟杜松互換了，至少不用瞞著梧桐學魔法的事。

「最好是啦，你還有什麼特殊才藝是我不會的？」梧桐給他一個白眼，上眼皮都要翻進毛線帽去了。

夏佐動動包著手套的十指：「打電動？」

「去你的！」這回換梧桐笑罵了。他很了解夏佐，知道他不願意說一定是有原因的，並且做為一個有一雙弟妹又是單親家庭的大哥，他一向能包容很多事：「真的不能說？」

「真的。」夏佐無奈地點頭：「抱歉，等到哪天可以說的話，我會第一個告訴你。」

「伊萊安阿姨跟麥羅叔叔都知道？」

夏佐又點點頭，於是梧桐雙手一攤：「好吧，他們覺得沒問題大概就沒問題了，那你要注意安全——嘿，不會是什麼特種部隊訓練營之類的吧？」

「你可以當作是那樣。」
「好吧，注意安全，別把同學的腦袋一槍轟掉。」
「我盡量。但兄弟，你知道的，我的手指總是失控。」
他們在溜冰場邊朗聲大笑，引來些許側目。

恐怖遊戲是杜松的興趣，完全不怕的夏佐能毫無心理障礙地陪他找線索破關，梧桐則是意外地對這種東西十分不拿手——也就是說，他們一起玩恐怖遊戲時，另一個目的就是玩梧桐。

「喔啊啊啊啊——」一手一隻貓的梧桐擠在拿搖桿的杜松旁邊，比兩個男孩都要高挑的身子縮成一球，被螢幕上猛然現身的日本女鬼嚇到慘叫。

「該死！梧桐！不要撞我的手！」

「不行——這樣不行——！杜松！搖桿給我我來躲！」

「不要！我可以啦！啊啊啊！」

「會死掉！快給我！」

「啊啊啊啊太近了啦！」

伊萊安下班回家時看到的就是這副景象，男孩們在沙發前的地板上擠成一團，趴在表弟背上的梧桐看來已經奄奄一息了。

明明就會怕為什麼還要陪他們玩呢？女主人好氣又好笑地搖頭：「梧桐，你們要在我們家吃飯的話，你可以來幫忙嗎？」

「OK……」梧桐氣若游絲地說，夏佐空出手把他從杜松肩膀上推開，順便搶走他懷裡的庵。

「你去幫伊萊安，在這裡吵只會害我們破不了關！」

「別這麼說，他在比較有氣氛，誰叫你都不怕。」

「杜松！你到底是誰弟弟！」

「也不是你的啊，我媽是你姑姑。」

伊萊安再度出聲打斷男孩們的爭吵：「好啦，梧桐來幫忙煮湯！」

「來了——」

負責害怕的人一走，剩下兩個年紀相近的男孩便認真找線索，順利過關斬——嗯，斬鬼。

廚房傳出晚餐香味時，他們的遊戲正好也突破一個章節。杜松放下搖桿，深色的眼睛穿過薄薄的瀏海看著夏佐。

「對了，夏佐。」

「嗯？」

「你在蘇格蘭學的東西會很難嗎？」

「！！」夏佐全身繃了一下，他直覺杜松這個問題很奇怪——肯定很奇怪！他小心翼翼地開口：「……還好，一開始都是有點難的，但弄懂之後就很有趣。」

杜松點點頭，沒再多問。他重新拿起搖桿把遊戲存檔，然後跟夏佐一起隨著伊萊安的：「孩子們開飯了——」站起身走向廚房幫忙端菜。